



模範的治安保衛委員

蕭明等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PDC

模 范 的 治 安 保 衛 委 員

蕭 明 等 著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模範的治安保衛委員

蕭明等著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紹興路5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開本 780×1085 公厘 1/32 印張 1 1/4 字數 17,000

1956年9月第1版

195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,000

統一書號：T7074·98

定 價：(5) 0.09 元

編者的話

今年2月底，上海市舉行了第一次人民警察、治安保衛委員功臣模範代表大會，出席大會的，除人民警察代表以外，並有治安保衛委員方面的代表644人。會上表揚了他們的功績，並總結了他們的先進思想和工作經驗。

我們知道，全市的治安保衛委員，在公安機關的領導和群眾的支持下，堅守自己的崗位，時刻與反革命分子、刑事犯罪分子，以及各種自然災害事故進行鬥爭，他們維護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，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。

選在本書的只有9位優秀的治安保衛委員，但從他們的事跡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是怎樣奮不顧身為人民的安全除害，怎樣忠心耿耿為人民的事業服務。他們是治安保衛委員的榜樣，也是我們一般居民的榜樣。

1956年8月

目 錄

不能讓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·····	蕭 明(1)
英勇機智的陳祖泉·····	向 務(5)
堅守自己崗位的汪惠英·····	王全喜(9)
他堅持了一百五十多夜·····	龔根發(16)
高寶龍捉特務的故事·····	馮元龍(19)
為了保衛幸福的生活·····	顧步青(23)
保衛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好姑娘·····	吳 逸(27)
和盜竊犯作鬥爭的能手·····	章 展、韓學煥(29)
堅持立場，與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的莊生根··	蔡永康(34)

不能讓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

蕭 明

朱道富是一位老年工人。上海解放前，他在的那個廠里有國民黨、三青团、護工隊、福利會等反革命和特務組織。這幫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一貫騎在工人頭上，橫行霸道。朱道富當時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心想：“看你們能橫行霸道到幾時。”那時候，工人中有一個叫何其友的，很關心他，經常同他談心。在上海解放的那一天，何其友對朱道富說：“老朱，你是個老工人，你對廠里的情况比較了解，今後在保衛工廠方面，希望你多注意些。”從這次談話後，朱道富心里才有了數，原來何其友是個共產黨員。

上海解放後，朱道富心里更亮堂了。他想：決不能叫反革命分子再來破壞我們的好光景。他帶頭參加了廠里的糾察隊，和廠里工人們一道，積極保衛着工廠，保衛着生產。

解放初期，在反動黨團特務分子登記的時候，廠里有20幾個反動黨團特務分子，進行了登記。但有些傢伙表面上假裝老實，暗地里却在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。朱道富也就處處留心着他認為可疑的人的動靜。

朱道富同志在 1950 年入党后，警惕性就更高了。

这是 1951 年年初的事。那时候，厂里还没有伙食团组织，每天中午，工人或是回家吃饭，或是在外面买饭吃。一天中午，朱道富回家去吃饭，刚走到厂门口，碰到登记分子苏礼培朝厂里走去；出了厂门，又看见其他几个登记分子分别朝厂里跑。这些家伙，看到朱道富的时候，神色慌张。朱道富就起了疑心，在回到家里端起饭碗的时候，还是放心不下，他想：现在是中午停工时间，厂里人都吃饭去了，他们不去吃饭，反而赶到厂里去干什么呢？他越想越不对头，只吃了两口饭，便放下了碗筷，赶快朝厂里走，弄得他老伴莫名其妙。

他赶到厂里，东找西找，结果，发现那几个家伙躲在一个小阁楼里谈话。老朱轻轻地藏在一旁，静静地听。

“就那一只 650 匹马力的大马达，怎么破坏法？”这是马一青的声音。

“这还不容易！”这是何洪祥的声音。

“他妈的，讲话轻一点。”这是苏礼培的声音。

“他妈的，你如果怕死就不要参加。”这又是马一青的声音。……

马一青最后想出了一个破坏的办法，说：“弄一只死老鼠放进马达里，老鼠有血水，马达一转动，就会引起爆炸。”

朱道富听到这阴谋诡计，非常愤怒，恨不得马上把他们



那几个家伙躲在一个小阁楼上谈话。老朱轻轻地藏在一旁，静静地听。

賀友直画

抓起来，因为这只 650 匹馬力的大馬达是全厂的总动力，如果給破坏了，全厂生产就要停顿。这时候，他又立刻想到領導上对他說过的話：“遇到事情，要冷靜，不要急躁。”

他馬上跑到馬达間，关照馬达間的工人要特別小心，又叫一些同志注意那几个家伙的行动。接着，他就赶到公安机关去报告。公安机关經過詳細的調查，掌握了确实的材料，就依法逮捕了苏礼培、馬一青等反革命罪犯。

1952 年，朱道富同志又当上了治保主任。

朱道富一向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家。他經常在下班后，在厂里各处看看，檢查檢查。如果有个事故發生，他一定要把事故原因搞个清楚。1953 年老朱从党校学习回到厂里后，一个叫老丁的工人告訴他，說車間發生了兩次破坏事故，小麥麻袋被割破了 200 多只，还没有找出原因。朱道富听说，就深入到工人中間去了解。經過多次了解，老朱心里有些数了，但还找不到証据。于是他就暗中將日夜班使用的麻袋各自分开。不久，小麥麻袋又被割破了 30 多条。經過檢查，事情是發生在夜班，老朱心里就更有了底。后来，他就將所掌握的情况一一报告給公安机关。經過公安机关的偵察，原来制造破坏的張樹樓和陈森林都是早就参加了“反共救國軍”的反革命分子。公安机关便依法逮捕了这两个反革命分子。

朱道富同反革命分子斗争是經常的。解放以来，从他

積極檢舉和反映的材料中，公安機關經過偵察和核實，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有49個。朱道富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，獲得了群眾的支持和愛戴，還先後受到許多次表揚；這次他又光榮地出席了上海市人民警察、治安保衛委員功臣模範代表大會。

(1956年3月1日“解放日報”)

英勇機智的陳祖泉

向 務

1955年初冬，上海縫紉工人陳祖泉忙得不可開交，有一天，他忙到晚上十點多鐘，才縫完了最後一針，於是把心愛的縫紉機揩擦一下，伸了個腰，準備睡覺了。這時突然傳來一陣狂暴的叫喊，他定神一聽，原來是住在廣西北路71號4樓的反革命分子陸明海，在瘋狂地謾罵政府。陳祖泉是個治保委員，他有責任及時制止現行活動，就急步奔去。

廣西北路71號4樓上，黑沉沉地一只燈也沒開，反革命分子陸明海緊閉着房門，繼續在里面亂喊亂叫，陸的姊姊招弟在里面也大聲地叫喊着：“他要殺人，救命！”陳祖泉叫她快些開門，但沒回音，才想起她原來是一個聾子。房門厚實實地，用盡氣力推也推不開。這時，有些里弄幹部和群眾

都來了，他們一起去撬門，但还是撬不開。反革命分子以為人家奈何他不得，更叫得凶了。虽然是嚴寒的天气，陈祖泉額上的汗珠，却像下雨一樣。他猛地拿起鉄錘，就撬木板牆壁。呼啦啦一聲响，兩塊木板塌下來了。陈祖泉伸頸一看，只見里面漆黑一团，什么都看不見。陈祖泉奮力冲進去，但他被一張桌子和桌子底下塞滿的箱子、凳子、木架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擋住了。

要及时制止现行活动，只有从桌子上爬过去的一个办法了，但是这样一定会被垂死掙扎的敌人所伤害。陈祖泉回头看看跟在后面的群众，他們眼睛里个个都冒着火花。他就想：现在是党和人民考驗我的时候了，我拚命的鑽進去，緊緊地抱住他，他就是砍我一刀，我死也不放，群众就都会跟進來了，反革命分子休想跑掉……于是他双手撐着，兩腿曲着，赤手空拳，匍匐着从桌上輕輕的爬过去，只見反革命分子陸明海正坐在桌旁的窗口上。陈祖泉剛想伸出大手抓住他，这个狡猾的家伙，用死勁把陈祖泉一抱，向後一仰，猛地兩個人从4樓窗口摔下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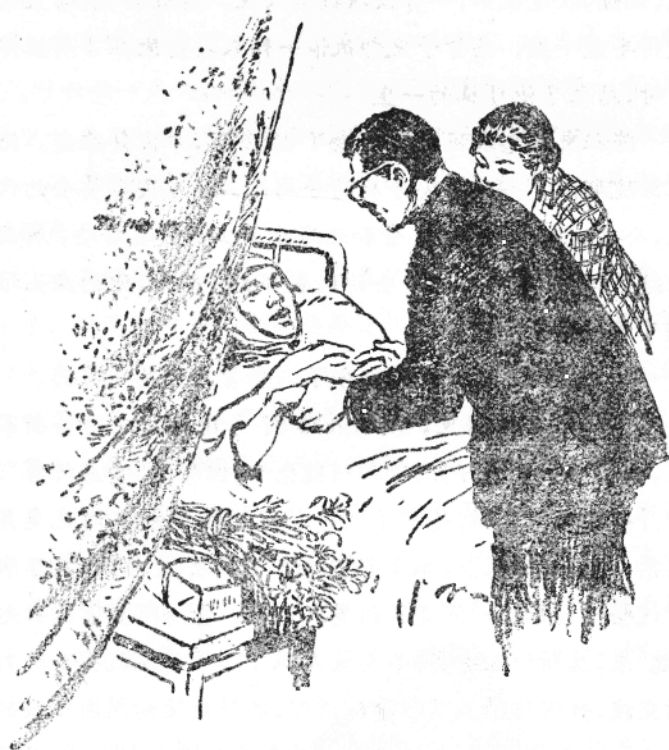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清晨，天气晴朗，廣西北路菜場上照例擠滿了家庭主婦，附近的格致中學鐘声悠悠揚揚，織袜厂机器又开始有節奏地歌唱。这时，陈祖泉同志正躺在仁濟醫院5樓，滿头扎着雪白的綑帶。他被头部、肩部劇烈的疼痛弄醒了。他一睜开眼，就問道：“陸明海抓……住……沒有？”

陸明海這個反革命分子，解放前做過偽警察，開過妓院、烟鋪，收過徒弟，一貫欺壓毆打人民。解放後，表面上偽裝得半瘋半癲，而骨子裡卻仇恨一切人。當他在4層樓摔下時，結束了他可耻的一生。

陳祖泉同志在醫院裡治療了40多天，才恢復健康。他在醫院期間，老開公安分局的分局長、區人民委員會的代表，公安派出所所長、民警和北海路第二居民委員會，廣西北路第四、第六居民委員會的代表都去慰問他，他的床頭堆滿了鮮花和慰問信。

陳祖泉同志仇恨反革命分子與熱愛人民是一貫的。

1953年的4月裡，廣西北路67號店員工人陳益新家裡，來了一個堂房阿舅，自稱叫魏堯千，但那個“堂房阿舅”，却並不認識陳益新，是拿了照片才認出來的，說話時也鬼鬼祟祟，看見店里人多，就找陳益新到外面去談，陳祖泉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想：陳益新的愛人姓朱，堂房阿舅怎麼姓起“魏”來，益新為人老實，不要被人騙了。於是他就去和陳益新交談，並宣傳鎮壓反革命的道理，啓發他注意周圍可疑的人物。後來陳益新反映出：這個魏堯千是逃亡出來的，現住某處。陳祖泉就報告了公安局。經過公安機關細致的調查研究，弄清了魏堯千等一伙人，原來是一幫改名換姓、罪惡重大并久捕未獲的反革命分子。後來當陳益新知道這幫反革命分子，有的判處了死刑，有的判處了無期徒刑，他感動



他在医院期間，老關公安分局的分局長、区人民委员会的代表，公安派出所所長、民警和居民委员会的代表都去慰問他。

賀友直画

地說：“虧得陳祖泉幫助我，否則我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了。”

陳祖泉同志對敵鬥爭英勇機智，而對人民則非常熱愛。1954年的夏天，廣西北路77號一個4歲的兒童呂國祥，突然中暑昏倒，他家里沒有錢送他進醫院，陳祖泉就用自己錢，親自送他到醫院去急救。1955年2月，廣西北路57號有一攤販，得了急病，也因家庭困難，未送醫院，陳祖泉同志就去說服他的家屬，幫助他送到醫院去，醫生說腫孔也縮小了，很危險，但終因陳祖泉及時幫助送院和醫生的努力治療，才挽救了他的生命。

1956年2月底召開的上海市人民警察、治安保衛委員功臣模範代表大會上，全體代表一致選舉他為出席全國功臣模範代表大會的代表。

堅守自己崗位的汪惠英

王全喜

汪惠英是一個49歲的家庭婦女。幾年來，她在政府的領導教育下提高了覺悟，成為一個愛憎分明的里弄幹部。她以一個治保委員的責任感和革命警惕性，發現和檢舉了反革命分子多名，同時還以誠懇熱忱的態度，替群眾解決了不

少困难，得到了里弄中廣大居民的愛護。里弄里誰都親熱地叫她“汪大姐”。她兩個兒子都參了軍，有時，人家又尊敬地叫她“光榮媽媽”。

1953年春天，上海市某某里弄內正在進行勞動就業登記，一些失業工人都聚在居民委員會的辦公室里，認真地填寫着登記表。汪惠英戴着糾察臂章，在維持秩序。這時，反革命分子王德堯，也混在失業人員中間，填寫着表格。可是他與別人不同，人家都大大方方地坐在那裡填寫履歷表，他却顯得坐立不安，常常乘人不注意的時候，偷偷摸摸地低下頭去，死睜一本預先帶來的旧折子，當有人走過他身旁時，就慌慌張張地把它藏起來。別人很快就填好了，他却落在最後一個，還覺得滿頭大汗。他看到糾察員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，便再也坐不住了，慢吞吞地站起身來說：“同志，讓我帶回去寫好嗎？”雖然汪大姐不大識字，但是她想：為什麼自己的履歷這樣難寫？還要照着抄呢？不要是假造歷史吧！從這時起，汪惠英對這個人產生了懷疑，她下決心要協助公安機關，把這個可疑的情況搞清楚。

一天早晨，王德堯夫妻發生口角，他老婆罵着：“……你現在再擺大少爺派頭不行了，不像老早當鄉、保長的時候……”汪惠英就把以上那些疑點告訴了民警。派出所對王德堯這個人進行了反復的調查了解，費了幾個月的時間，

才查出他的底細。原來他真名叫王金康，在鄉下曾先後充任偽鄉長、國民黨區分部委員，反共救國軍支隊附，特務營營長，解放后又參加政治性土匪武裝任聯絡官，這幫土匪被打散后他就潛逃到上海，化名王德堯報進戶口，妄想長期隱瞞下去。可是他的馬脚為汪大姐發現后，終于沒有逃出人民的法網，在1953年11月，他就被依法逮捕了。

有一次，汪惠英剛從江灣大女兒處養病回來，聽到里弄里的人，在背後議論着勞動大姐王英：“沒出嫁的姑娘有了孕，真不害羞。”根據汪惠英平時與王英的接觸，她覺得王英的為人正是派的，今年也只有17歲。她就關心起這件事來了。她想也許王英得了臟腑病，于是她就找機會設法揭開這個謎。

一天，正好王英一個人在淘米，汪惠英就把她叫到自己家里。

“王英，你是不是病了？”

王英搖搖頭低頭不語。

“要是病了，我可以陪你看醫生，有了病可千萬不能拖啊！”這時王英紅着臉，頭垂得更低，窘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汪大姐心里也就有了數兒。突然一個念頭閃進汪惠英的腦子里：這個老實的小姑娘，八成是受了誰的騙。她把王英拉近自己的身旁坐下，小聲地問道：“你為什麼早不對我講，找到對象了吧！”王英的眼圈紅紅的，仍然羞慚地搖搖



“那么是不是受了人家的騙？受了騙，政府会替你申冤的。”汪惠英進一步地啓發她。

賀友直画